

于峰华/著

CHANG GENG

长 | 庚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庚 长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庚/于峰华著. 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11.3

(黄河长篇小说. 第7辑)

ISBN 978-7-5402-2592-6

I. ①长… II. ①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944 号

长庚

著 者 于峰华

责任编辑 马明仁 满 懿

装帧设计 牛文斯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5243837

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南楼 邮编: 100054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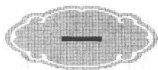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0

字 数 27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80.00 元 (全 10 册)

燕山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这天，是江南立秋以来少有的晴天。那天空蓝得煞是可爱，就像画家刚脱手的蓝色布景，连一丝云彩也没有。在这座刚经过战斗洗礼，很有名气的江南城市中，路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上挂着红布巨幅标语，人行道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男女老少，摩肩接踵，一派热闹景象。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彩纸小标语旗，相互谈着、说着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

解放军的入城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远处传来了坦克的“隆隆”声，人们侧转身子，伸长脖子，盼着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。一眨眼的工夫，坦克出现了。只见那炮塔周围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步兵。他们笑容可掬，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。顿时，人群中锣鼓声大震，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
坦克后面是捷米西十轮大卡车组成的炮队。加农炮、榴弹炮、山炮以及各种叫不上名子的炮，被卡车拖着滚滚向前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炮车后面尾随着步兵。此时，人们才留神注意到，解放军战士个个身着黄军装，头戴解放帽，帽沿上方闪耀着“八一”帽徽，左胸前佩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徽章，腰间挂着鼓鼓囊囊的子弹袋和手榴弹。小腿上一律绑着裹腿。他们有的肩扛轻机枪、步枪，有的胸前挂着汤姆逊冲锋枪，显得威武雄壮。

步兵军官们骑着高头大马，腰挂二十四响盒子炮，走在部队前面。

这时，一个骑马的军官突然在欢迎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人，高喊了一声：“尤松海！”那个叫尤松海的人，猛然间打了一个激灵。细一看，原来是他。喊了一声：“筱志国！”接着就拨开人群往外挤。刚挤出来，那军官已滚鞍下马。筱志国把马缰绳递给通讯员，紧跑两步，拉住尤松海的手，上下打量起来。尤松海也将筱志国细看了一番，说道：“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”

“我又何尝不想早日回家！”筱志国笑吟吟地说。

“真想不到，我们分别才几年，你已是解放军的大官了。”少顷，又说：“至少也是团级吧！”

“惭愧，惭愧！”筱志国咧开大嘴，笑着说道，“营级而已。”

“嗯，营级也不简单喽！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呀！”

“老同学，你呢，你现在干啥？”话锋一转，筱志国这样问。

“自打我们分手后，后来我就毕业了。受组织安排，到一家兵工厂工作，当技术员。”尤松海不紧不慢地这样回答。显得多少有点拘谨。他俩虽是同学，但现在明显地现出了身份和地位的差别。

“好哇，现在解放了，你们厂就归人民了。”筱志国似乎没有看出尤松海的表情，兴奋得有些忘形地说道，“现在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，部队急需武器装备啊，以后，你得好好给我们造武器哟！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哪！”

“你现在住哪儿？”

尤松海将地址告诉了筱志国。筱志国说道：“我抽空看你去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尤松海的头摇得像波浪鼓，忙说，“还是我去看你，你比我忙啊。你现在是首长，哪能让你来看我哩。”

筱志国呵呵大笑：“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，什么首长不首长的。咱俩从小玩尿泥娃娃长大，又一起上小学、中学，直到大学，还有哪来的穷讲究！况且，营长嘛，也就是个一般军官，还谈不上首

长。你知道，军队的纪律严得很，规矩也多，你找我，未必能找到呢。”筱志国说着，捣了尤松海一拳，“等着吧！”

这一来，尤松海立刻感到放松了，脸上绽出了笑容：“好吧。”

进城的队伍还不停地从人们面前走着，筱志国向尤松海挥挥手说：“以后见面细谈吧，我要赶部队去了。”说罢，顺着马路边一阵小跑，消失在了人流中。

筱志国走后，人群向尤松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

这个江南城市解放了，城市还是那个城市，人还是那些人，可是，人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人们内心深处有了一种彻底解放了的感觉。他们变得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有自信力，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人们都以极大的热情干着自己的工作。

这天晚上，尤松海仍然不知疲倦地埋头在灯下翻书，思谋着解决一个技术难题。只听“嘭！嘭！”的敲门声，于是，放下手中的书，起身将门打开。一瞅，敲门者是筱志国，忙把他让进屋。筱志国拉过椅子落座后，尤松海忙给他倒了一杯开水，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于是，两人拉开了家常。他们都被那往事的波涛冲击着，各自讲述着那流逝的岁月。

尤松海和筱志国上大学期间都是激进青年，经人介绍，加入了地下党组织。他们一面学习，一面从事地下工作。有一年仲夏的一个夜晚，天空突然乌云翻滚，一会儿就遮住了月亮和星星，俄顷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雷电交加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那雨大得吓人，顷刻间，马路上变成了小河沟，雨水哗哗地向低洼之处流淌。顿时，马路上的车辆和人行道上的行人消失了。嘈杂喧嚣的街市马上被雷电声、雨滴声、流水声替代了。此时此刻，只有那闪烁着鬼火一样昏暗光线的路灯昭示着这个城市的存在。

尤松海、筱志国和另外一个同学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上街去贴标语。他们提着浆糊罐，怀揣标语，沿街一张一张地在那淋不着雨的墙上贴着。贴着、贴着，马上就要完了。此时，就剩三四张了，也许，就是一两张了。突然一个极亮的闪电划破了苍穹，紧接着，响了一声炸雷。那闪电将马路一下照得通明。此时，几个幽灵一般的黑狗出现了。他们发现了尤松海三人。“嘟！嘟！嘟！”一阵急促的警笛声响过后，黑狗向他们扑来了。

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逃跑，甩掉追捕，这是唯一的选择，再来不得丝毫犹豫。于是，他们扔掉手中的糨糊罐和刷子撒腿就跑。跑着跑着，三人跑散了。

尤松海没敢直接往家中跑。绕了几个大圈，身后追他的警察才在他的视线中消失。当他确信已逃脱了追捕，才回到家中。他没有惊动父母，悄悄脱下早已被雨淋湿的衣服，用毛巾胡乱在身上擦了几把，就钻进了被窝。等剧烈跳动的心慢慢静下来，他有些害怕了。他为筱志国和那位同学的安全担心。不知他们逃脱了警察的追捕没有？万一被捕，那位同学倒不要紧，筱志国可是有组织的人，万一经不住拷打，招出组织，可就坏大事了。可他再一想，筱志国是条硬汉子，还不至于那样。但筱志国毕竟还是个学生，斗争经验还不丰富，还显得稚嫩，在当前严酷的斗争中，谁又敢打保票不出事呢。他觉得这事非同小可，此及天明，再作区处。若是筱志国真的被捕了，就要想法马上汇报组织。这一夜，他觉得特别长，他盼着天早点亮，但天不随人愿。困意终于来了，刚合上眼，天又亮了。

他从被窝爬出来，发现雨已停了。舀了一盆水，连头带脸地洗了一遍，方觉大脑清醒了。于是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学校走去。脚一踏进教室的门，就看见那位同学端坐在座位上，只不见筱志国的踪影。老师开始讲课了，筱志国还没来。他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眼。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。这一天，他是恍恍惚惚过来的。



课堂上，老师讲的啥，一点儿也没听进去。直到黄昏后，他得到了可靠消息，说是筱志国并未被捕，可能虎口脱险了。此时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

这些天，警察局根据线索到学校调查过几趟，除筱志国突然失踪是个疑点外，再没找到任何痕迹。

筱志国是被监控的对象，因此，尤松海不敢冒然到他家去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那事总算不了了之了。尤松海得到了消息，说是筱志国跑到山东参加了解放军。谁都没有想到，在迎接家乡解放的这天，筱志国竟衣锦还乡了。

尤松海问筱志国：“那天夜晚，我们被敌人发现后，你是怎样脱险的？”

筱志国喝了一口水，略微理了一下思路，说道：“那天晚上我们跑散后，我一口气跑到了江边。发现江边停靠着一艘帆船，那时，我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没加思索，就跳入江中，浮在舵上。追赶我的那两个黑狗到江边一看，没了踪影。周围搜索了一会儿，也没发现什么。于是，就跳上船，把船上翻了个底朝天，仍然没有收获。不知他们给船老大说了些什么，就转身上岸走了。他们临走时，我清楚地听到一个黑狗跟另一个说，那小子可能跳江了。今晚这么大的雨，风急浪高，水性再好，也在劫难逃。我们到前面人家中守着，等明天天一亮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回去不好交差。那两个家伙走后，我没敢马上爬上岸，生怕他们杀回马枪，又在水中泡了一个时辰。确信没啥危险了，才从水中爬出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，天无绝人之路啊。你猜怎么着，到船上一看，这船老大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远方的一个堂叔。他一看到我这狼狈相，倒吃了一惊。忙问我咋落到这等地步。我把前后经过备细学说了一遍。他说，快走，这地方不可久留。他们已跟我打过招呼，说是天亮后，还要来。我一听，一时没了主意，乱了方寸，反问堂叔，你说该咋办？堂叔想了一会儿，微笑着说，有了。趁这大雨

天，我用船把你送到江北岸，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。你看怎么样？我一听，也只有这样了。于是，堂叔起锚、扬帆，把我送到了北岸。临别时，堂叔给我一把伞，又给了些零花钱，他就驾船返回了。”

听到这里，尤松海问：“那以后呢？”

筱志国说：“你知道我的性格。上岸后，细一想，与其有家难回，还不如去投奔解放军。虽说搞地下工作也是打击敌人，但总是东躲西藏的，还不如到部队后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，那才痛快哩。因此，跋山涉水，历尽艰辛，终于到了解放区，参加了解放军。后来，接上了组织关系，参加了几次战役，一步步地升到了营长。”

尤松海眨眨眼，带着疑惑的神情问筱志国：“我可是知道的，你原先连鸡都不敢杀，看着人家打架，你都躲得远远的，像你这样的胆子，竟敢打仗？我真不明白，你是怎样上战场的？”

“说真的，第一次上战场，那可是真怕。要说不害怕，那是说假话。枪是怎样放的，连自己都不知道。只觉得脑子中一片空白。但当看见自己的战友负伤了，牺牲了，就什么也不怕了。一心只想为战友报仇，打着打着，就打红了眼，越打越勇敢。你以后如果能当兵，就会慢慢体会到我当时的这种心情。”

“不会了，永远不会了。此生可能与兵无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明摆着的事情。蒋家王朝的气数已尽，马上就要全国解放了。到那时，还不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”顿一顿，他又说，“说不定，新中国一成立，就要马上裁军，你可能还会转到地方政府或工厂工作呢。”

“你的分析或许有道理。但我不愿转业，我已与军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解放后，总得有人保卫胜利果实吧。我要为新中国站一辈子岗，放一辈子哨。”

尤松海笑道：“这话我相信。你这人哪，有股韧劲，自己想干

的事，一定能干成。”他又说，“哎，你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没有流过血吗？”

“流过。”筱志国笑笑，“而且流过两次。你猜怎么着，淮海战役那次负伤住院后，结识了一位姑娘，并和她组成了家庭。”

尤松海惊喜得“哟！”了一声，“有嫂夫人了。真是事业、爱情双丰收啊。嫂夫人做啥事？”

“在我们部队医院当护士。”

“找机会一睹芳容啊。”

“以后机会多的是。”筱志国笑问，“你呢？情况如何？”

“我呀，还是光棍一条，一条光棍。”

“你可能眼光太高了吧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我的脾性想必你不会忘记。我这人，懒散惯了。一成家就不自由了。成家的事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两人多年不见，谈得十分投机。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11点多钟。筱志国起身告辞：“你瞧，我们光顾了说话，差点忘了归队的时间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改天我再来。”

尤松海知道部队纪律严明，也未说挽留的话，将筱志国送出了大门。

尤松海在大学里，一面努力学习，一面做地下工作，许多同学都晓得他是一位思想活跃，而且激进的青年，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。他曾和其他几位同学发动过几次罢课，并和全校师生员工上街参加过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独裁”的示威游行。

有一次，在游行中和军警发生了冲突，有的同学被打伤了，有的同学被捕了。他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，敦促校方出面营救。事后，校方似乎也有所察觉，但在那旧政权已风雨飘摇的背景下，谁也不去追究。毕业后，上级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将他安插在这个要害部门工作。

这是座兵工厂。谁都明白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兵工厂的作用有多大。他进厂后，以技术员的身份作掩护，秘密给解放军搜集情报。

自打这座城市解放后，由于新政权的建立，出现了许多新气象。这座兵工厂的领导也更替了。年轻技术员尤松海一下被提到了副厂长的位子，同事们一时惊得眼睛有铜铃大。后来，当人们知道了这内幕，才感到这是正常现象，必然结果。无形中，对尤松海产生了几分敬意。形象一下高大了。

这天，尤松海正和几位车间领导商量事情，猛一抬头，看到筱志国腰间挂着枪，和通讯员来了。

“忙什么呢？”筱志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，“我的尤厂长。”

尤松海也笑着说：“你这大忙人，大白天怎么有空到我们厂来？”

“怎么，不欢迎啊！”

“看你说到哪儿去了。”

“我这次来，就住下不走了。”

尤松海满脸迷惑：“莫不是逗笑？！”

筱志国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逗什么笑，我到你们厂当军代表来了。”

“哎呀！”尤松海高兴得差点跳起来。兴奋地说：“天助我也！有你来给我们作后盾，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。”

尤松海回头对那几个车间领导打了一声招呼，就陪筱志国去办公室了。到了办公室，工作人员上茶，两人便交谈起来。

筱志国道：“我们这里解放了，前方还在打仗，他们急需枪支弹药啊。我这次来，就是帮助你们解决困难，加紧生产，拿出更多的产品支援前线。”

“这一点，我们十分清楚。现在，工人们的干劲很大，就是设备太陈旧，有的设备还是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留下的洋货，都老掉牙

了。你晓得啦，人老了病多，设备老了事故多。一旦出事故，就得停产检修；另一方面，原材料也是时有时缺，特别是钢材。”

“你们的这些困难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一件一件解决。我想，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。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筱志国端起面前的茶杯，喝了一口，又说，“反动派在撤退前，没对厂子造成什么损失吧？”

“还好，没造成损失。这主要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。他们以为北平在进行和谈，而这里又有长江天堑，江防工事固若金汤，易守难攻。谁料想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顷刻间，他们的防线土崩瓦解，想搬走这厂子，已来不及了。只好双手送给解放军。他们一看搬迁已不可能，也曾想将厂子炸掉，但我们组成了护厂队，昼夜守护，使其阴谋没有得逞。”

“你们护厂的事，我略知一二，据说，在护厂斗争中，你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。”

“举足轻重谈不上，是起了点作用。”尤松海一面喝茶，一面说，“保护厂子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我不出头谁出头？！当时，我巧妙地利用了工人中普遍存在的想法，一煽动，工人们马上就团结起来了。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。”

“当时工人中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当时，厂里的职工们对解放军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。反动派曾在工人中进行反动宣传，说什么共产党来了，共产共妻，等等。有些胆小的工人也害怕。然而，有一点，大家是清楚的，那就是这个厂子一旦被毁，工人们就会失业，就会没饭吃。我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，和几个骨干一发动，工人们马上就行动起来了。在护厂斗争中，那些胆小的工人表现也很勇敢。”

筱志国军代表一进厂，就一头扎到基层去，在群众中了解情况，做思想政治工作，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很快和群众打成了一片，成了职工的知心人。他一有什么

号令，群众马上积极响应。因此，厂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产高潮。生产计划不断刷新，军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前线送去。

筱志国有时也抽空帮尤松海他们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。他是大学生，又是学机械专业的，算是内行领导内行。他到这个厂来当军代表，上级可能就是基于这种认识。

工人们为了支援全国解放，正在热火朝天抓紧生产的高潮中，时光已到了9月。江南的9月，天高云淡，金秋送爽。此时，筱志国接到通知，说全国解放已成定局，大规模的战争即将结束，新政治协商会议已在北平召开，10月1日，将要在北平举行开国大典，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就要宣告成立了。

他得到这一消息后，兴奋得几夜未安眠。自入党那天想，他就抱定了为新中国献身的决心。参军后，他随部队南征北战，东拼西杀，其目的，就是换取这一天的到来。为了这一天的到来，许多战友倒在了血泊中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他能活着到这一天，是幸运的，但他一想到失去的战友，心中又隐隐作痛。他觉得只有无私奉献，拼命工作，才能对得起牺牲的战友，才能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。

这些天，他的精力十分充沛，就像在部队打仗的那阵子一样，干什么工作都往前冲。他一面和厂领导带领职工努力工作、生产；一面又组织人力做10月1日开庆祝会的准备工作。

10月1日这一天终于到了。职工们抬着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走在最前列，接着是仪仗队、秧歌队，最后是列队行进的全厂职工们。筱志国、尤松海以及其他的厂领导脸上挂着笑容，走在职工队伍的前面。他们先参加了市里举行的庆祝大会，之后，又参加了这数万人的大游行。

这天晚上，筱志国和尤松海坐在厂长家里，围着收音机听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。那是一架老式美国造收音机，杂音很大，得



竖起耳朵仔细听。他们听着，听着，一个个都流下了激动和兴奋的热泪。

就在开国大典之后不到一年时间，朝鲜爆发了内战。美国悍然出兵朝鲜。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了极大威胁。唇亡齿寒，户破堂危，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清楚。

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拉开了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的序幕。

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潜伏在国内的敌特分子也蠢蠢欲动，贴标语，造谣言，散布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，台湾要反攻大陆云云。

时不时，街上出现了反标，且有某干部被害，某桥、某厂发生爆炸的新闻传出。

人们经历了多年的战乱，企盼和平，刚过上平静的日子没几天，又传出了骇人听闻的消息，给这座城市又增添了几分恐惧感。

针对敌特分子的破坏，各单位都成立了纠察队，昼夜巡逻，加强警戒。就连街道上也成立了防奸、防特的联防小组。那些年过半百的老大妈们也成了联防小组成员，发现异常现象，马上向上面汇报。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罗地网。

筱志国把厂里的纠察队组建后，亲自领导。除安排队员们站岗、放哨、巡逻外，隔三差五地还组织他们进行军事训练，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。

这个厂是兵工厂，因此，成了重点防范的对象。这不，门卫已换成了解放军站岗，进出都要检查通行证。

市公安局的同志也常到厂里来，协助筱志国他们工作。

筱志国已好久没有回家了。白天忙着正常的工作，夜间还要亲自带领纠察队员们巡逻，常常一熬就是半夜。虽然很累，但他觉得只要保证厂里不出事，保持正常的生产秩序，他就放心了，就尽到

责任了。

这天夜晚，他又和纠察队员们在厂里进行正常的巡逻。转了几个圈都未发现异常现象。正准备往回走，突然，他在仓库大门前发现了一个黑影。是人影，还是其他什么，因为天太黑，看不清。他机械地喊了一声：“谁！”那黑影没什么反应。筱志国仍不放心，就带人朝那黑影走了过去。刚走了几步，那黑影眨眼工夫不见了。筱志国感到有些蹊跷。迈开大步跑到仓库门前，用手电筒一照，门上的锁开了。心中“扑腾”了一下。果断地命令纠察队员们继续加紧搜索，一面叫人火速把仓库保管员叫来。

不一会儿，保管员来了。筱志国随保管员进了库房。保管员将灯拉开，一下刺得人睁不开眼。稍微适应了一会儿，筱志国让保管员赶紧查对物品，看看是否齐全。保管员查对着，筱志国来回巡视。

过了一会儿工夫，保管员说：“物品齐全，没有丢失什么。”他这样一说，反倒加重了筱志国的疑心，心中揣测：“东西没有丢失，那黑影打开门要干什么？是不是刚将门打开，尚未进来？”沉思了一会儿，又想：“不！看来问题没那么简单。”这时，他脑中突然闪现了最近的几起爆炸事件，就语气果断地对保管员说：“继续检查，没少什么，看多什么了没有！”

于是，他俩又来回仔细观察，看能否找到一点可疑迹象。此时，库房中一片宁静，静得只有他俩的呼吸声。走着走着，保管员对筱志国说：“筱代表，我怎么好像听到有马蹄钟的滴答声。”筱志国屏住气，静听了一会儿，没有听到。说：“你是否太紧张了？我怎么没有听到。”

“不对呀，是有一种声音。”

筱志国停住脚，又静听了一会儿，心中一惊，话脱口而出：“对！是有一种声音，我也听到了。”他们循着响声又细心地在货架上找起来。一会儿，筱志国发现了一枚炸弹，响声是从炸弹的定



时器上发出的。保管员惊叫起来：“定时炸弹！”

借着灯光，筱志国一看计时器指针离起爆时间还有5分钟。便忙对保管员说：“你再仔细查找，我出去把这炸弹处理了。”

保管员不放心地说：“筱代表，危险哪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！”

筱志国头也没回，只说声放心吧，就捧着定时炸弹跑出了仓库大门。他本想把炸弹扔到空旷的地方让它爆炸。可一出仓库门，傻眼了。整个厂区结构紧凑，厂房一个连着一个，扔到哪儿都会炸着建筑物。这是兵工厂，一个厂房爆炸，就可以引起连锁反应，届时，整个工厂可能变成火海，顷刻间化为灰烬。

筱志国在战争年代，鼓捣过不少枪炮，可对定时炸弹，他知之甚少，基本是门外汉。一想到那可怕的后果，神经一下绷紧了。只觉心跳加快，浑身燥热，虚汗直冒。并感到裤裆也湿了一片，是精，是尿，他已感觉不出来，反正是人身体里的一种排泄物。正在手足无措时，猛然间，眼前一亮：“何不拿到办公室去！只要细心琢磨，或许能把它拆开。万一有个闪失，办公室就独独一座小楼，哪儿也不靠边，我和办公室同归于尽了，但绝对能保住厂子安全。对生产没有一点影响。”主意一定，他像离弦的箭，向办公室飞去。

厂里的办公楼是一栋陈旧的小二层楼。筱志国到这里当军代表后，就在二楼的一间房子中住宿、办公。

入夜，办公楼的窗户基本都亮着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机关工作人员差不多天天加班工作，或在各自的办公桌前学习。解放了，需要了解、学习的东西太多。这已成了所有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。

他还没有跑到楼道口，就扯开嗓门大喊：“楼上的所有人赶快下来，炸弹……”

那声音在宁静的夜晚，显得高亢而洪亮，坚定而果断。

那声音是警告，也是命令，容不得旁人有思考的回旋余地。

办公楼上的人们，有的在工作，有的在学习。突然听到楼下有

人命令式的让他们赶快下楼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纷纷扔下手中的工作或书本，慌慌张张地往楼下跑。跑到半道，才知道筱代表捧着定时炸弹上楼了。

他们下楼后，都为筱代表捏着一把汗，异口同声地喊：“筱代表，小心啊！”

“晓得啦，你们尽快走远点！”筱志国在楼上这样沉着的回答。

筱志国把那炸弹放在桌子上，细一瞅，表盘上的指针只剩两分钟了。此时，他看到楼上的人全下去了，反感到异常镇静。再一瞅，发现计时器和炸弹中间联着几根导线。于是，赶快打开抽屉，拿出了钳子、剪子、起子。他清楚，只要把这几根导线剪断，炸弹就不起作用了。但，先剪哪一根呢？他犯难了。以前听战友说过，遇到这种炸弹，剪导线是很有讲究的。先剪哪一根，后剪哪一根，不能把顺序颠倒，否则，马上就能引起爆炸。

正在举棋不定，犹豫徘徊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“撂下，我来处理。”这一说，反使筱志国吃了一惊。